

東周列國全志

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造在於內。列國志却不然。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誦。殺各自分說。沒處可用。相。列國志原是待爲記東周。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樹。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列國志因是稜探取書所。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纏纏。周室下世下年。皆過其數。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

東周列國志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圖書館
★藏書★

最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做。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尋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益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公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

62892

73000/1

蔡元放 评点

東周列國志

下

北京市中国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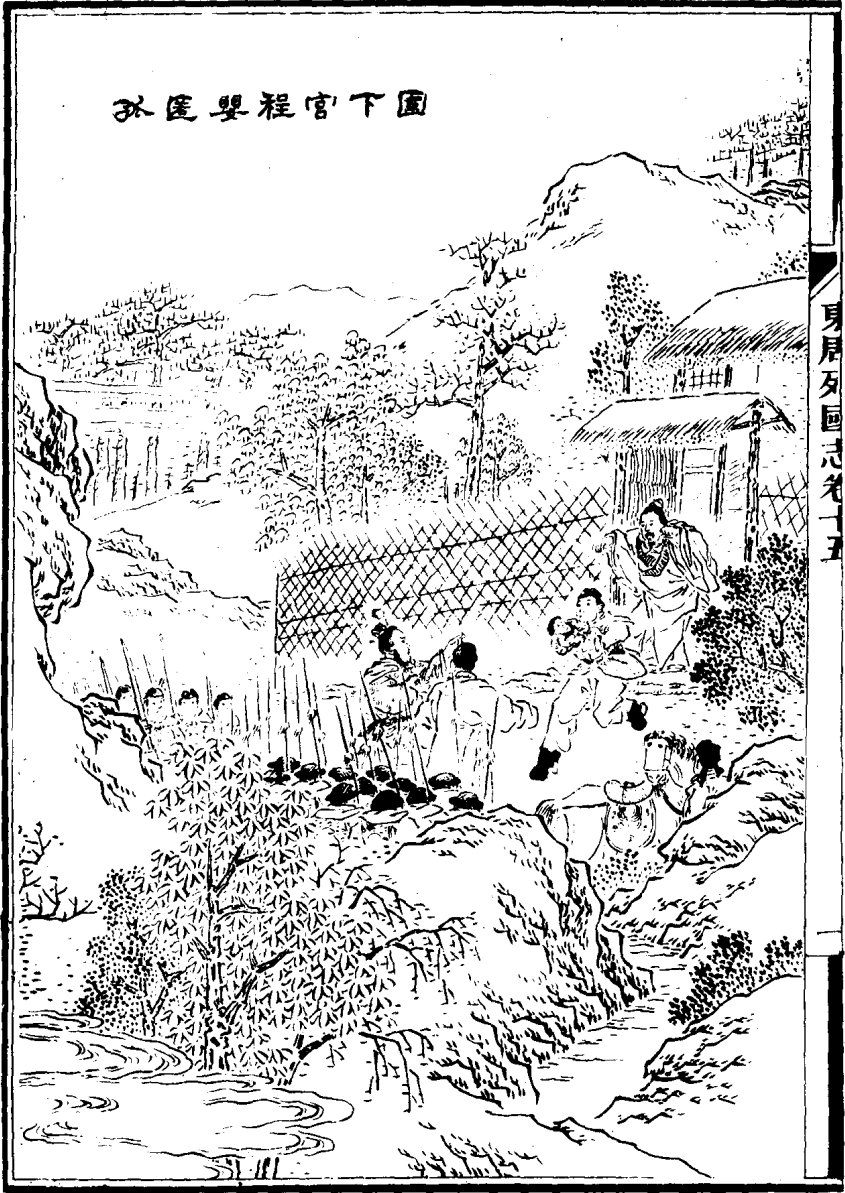
62392

平
臣
謝
晉



夏朝山圖卷之二
第五十七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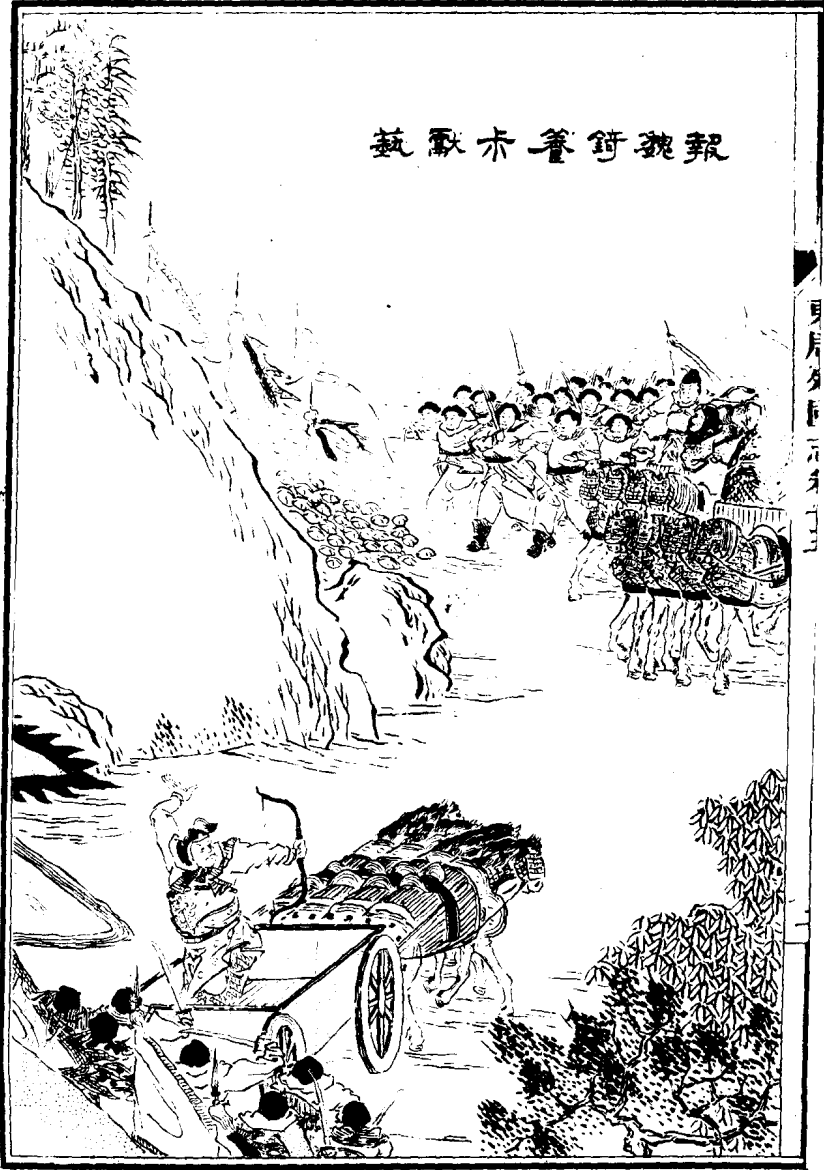
下宮程嬰匿孤圖



說素伯
魏相
迎醫



報魏舒養木獻藝



寵骨董
警國
大商



誅
辟
質
趙
氏
獲
贖



智甚子
方陣
敵肆



福陽城得
三關力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五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卻克盟齊之事殊為可笑。意欲質人國母。而又欲易其田畝。此萬萬不能之事。即牧豎小兒亦皆知其不可也。若卻克因恨齊之深。預定制勝之計。故出難題。使之不從而後戰。冀滅其國。以舒忿。猶可自解。既無深謀遠見。反使齊人責備一番。殊覺削色可恥。及國佐說到合兵再戰。一掃出營。又無別策以困之。乃使人追回。而與盟。舉動乖張。言詞孟浪。可笑極矣。卻克為卿。頗覺不滿意。

屈巫在楚亦算大臣。為了一個夏姬。費却許多心力。誑君欺友。棄命害家。做出許多乖張舉動。總是淫之一念。所使耳色之迷人。可畏如此。一友曰。今人為了一個不堪表子。弄得疎親慢友。兄弟參商。夫妻反目。七顛八倒。破產喪家者多矣。况這等一個妙物。豈不值得一死乎。舉座聞之。無不絕倒。

屈巫奔晉通吳。遂致強吳而削楚。使子側子重。奔命不暇。然則能臣之去留。所關豈淺小哉。

按左傳。趙嬰通于莊姬。同括放之于齊。事在魯成公五年。為晉景公之十四年。至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故。怨同括。譜于晉侯。言二人欲為亂。晉景公乃殺同括。以韓厥言。趙氏世有大勳于晉。不可無後。乃立趙武。而反其田。即在本年中。史記晉世家亦載之于景公十七年。其事與左傳同。而不載趙嬰莊姬事。景公之死。則在十九年。兩書始終若屬。屠岸賈名。至于屠岸賈及程嬰公孫杵臼。匪孤復位等事。見于趙世家。而屠氏之攻趙族。則在晉景三年。後十五年。并無趙孤始出。則應在景公之十七年。或十八年。又曰。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鬼為祟。始問于韓厥。而求趙孤族。於屠氏。其事與左傳全反。是司馬遷當日。不免自相矛盾矣。當日此事始末。不知傳自何人。司馬氏遂據之以作史。其事之有無。雖不可知。但司馬遷而首左近。且經成于聖人之手。即無破綻。亦當信左。而不信遷。況遷又自相矛盾。不信史記。所載屠岸賈攻滅趙氏。則未嘗稟命景公。而與諸將自行其意。此傳則言奉景公之命而行之。又與史記不合。趙世家之文。而論其中紕謬處頗多。大率非實事也。故其得失。是非。吾不論斷。

話說晉兵追齊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婁。安營下寨。打點攻城。齊頃公心慌。集諸臣問計。國佐進曰。臣請以紀侯

之獻音獻賈及王暮二物皆誠行賂于晉只行賂而不誠過殆亦為前事而請與晉平魯衛二國則以侵地還之頃公曰

如卿所言寡人之情已盡矣再若不從惟有戰耳國佐領命捧著紀獻王暮二物運送晉軍先見韓厥致齊侯之意韓厥

曰魯衛以齊之侵削無已故寡君憐而拯之寡君則何仇于齊乎雖不違元國佐答曰佐願言于寡君返魯衛之侵地如

何韓厥曰有中軍主帥在厥不敢專韓厥引國佐來見郤克克盛怒以待之國佐辭氣俱恭郤克曰汝國亡在旦夕尚以

巧言緩我耶倘真心請平只依我兩件事國佐曰敢問何事郤克曰一來要蕭君同叔之女為質于晉同叔蕭君之子諱

二來必使齊封內壘敵盡改為東西行萬一齊異日背盟殺汝質伐汝國車馬從西至東可直達也只願說出不論道理

乃壘頂如此亦何也國佐勃然發怒曰元帥差矣蕭君之女非他乃寡君之母以齊晉匹敵言之猶晉君之母也此句

力有那有國母為質人國的道理至于壘敵縱橫皆順其地勢之自然若惟晉改易與夫國何異元帥以此相難想不允和

讓了郤克曰便不允汝和汝奈我何國佐曰元帥勿欺齊太甚也齊雖稱小其賦千乘諸臣私賦不下數百今偶一挫

未及大虧元帥必不允從請收合殘兵與元帥決戰于城下一戰不勝尚可再戰再戰不勝尚可三戰此語又足以折

三戰俱敗舉齊國皆晉所有何必質母東敵為哉佐從此辭矣委厥誓于地朝上一揖昂然出營去了去得大烈然亦自

也季孫行父與孫良夫在幕後聞其言出謂郤克曰齊恨我深矣必將致死于我兵無常勝不如從之二人雖恨齊而自

聽子矣國佐曰元帥已俯從敝邑之請願同盟為信齊認朝晉且反魯衛之侵地晉認退師秋毫無犯各立誓書郤克命

取牲血共飲訂盟而別釋放逢丑父送歸齊齊頃公進逢丑父為上卿晉魯衛曹之師皆歸本國宋儒論此盟謂郤克恃

勝而驕出令不恭致觸國佐之怒難取成而還殊不足以服齊人之心也不特不足服齊之心晉師歸獻齊捷景公嘉戰

鞏之功郤克等皆益地復作新上中下三軍以韓厥為新中軍元帥趙括佐之於此亦未肯有九陣晉師歸獻齊捷景公嘉戰

下軍元帥趙旃佐之爵皆為卿自是晉有六軍復興伯業可見伯業目司寇屠岸賈見趙氏復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趙氏

之短譖于景公又厚結樂卻二家以為己援此事且闢過一邊表白在後齊頃公恥其兵敗弔死問喪恤民修政志欲報

仇晉君臣恐齊伐復失伯業乃托言齊國其順可嘉使各國仍還其所侵之地自此諸侯以晉無信義漸漸離心齊人地晉伐而還之可也復命人以地予之此是後話且說陳夏姬嫁連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從軍于邲夏姬遂與其子黑此何理也真是可笑怪不得講義難知

要悉淫及襄老戰死黑要戀夏姬之色不往求口國人頗有議論夏姬以為恥恥良心不肖全非欲借迎尸之名謀歸鄭國申公屈巫遂賂其左右使傳語于夏姬曰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晚即來聘矣又使人謂鄭襄公曰姬欲歸宗國蓋往迎之鄭襄公果然遣使來迎夏姬楚莊王問于諸大夫曰鄭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獨對曰姬欲收葬襄老之口鄭人任其事以為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曰屍在晉鄭安從得之屈巫對曰荀罃荀首之愛子也當為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皇成素相交厚其必借鄭皇成居間使請解于楚而以王子即及襄老之屍交易智罃鄭君以邲之戰懼晉行討亦將借此以獻媚于晉此真情無疑矣話猶未畢夏姬入朝辭楚王奏聞歸鄭之故言下淚珠如雨曰若不得屍妾誓不反楚楚莊王憐而許之夏姬方行屈巫遂致書于鄭襄公求聘夏姬為內子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楚欲結為姻親乃受其聘幣楚人無知之者屈巫復使人至晉通信于荀首教他將二屍易荀罃于楚以實其言為自己圖謀這個婦人却荀首致書皇成求為居間說合莊王欲得其子公子殺臣之屍乃歸荀罃于晉晉亦以二屍畀楚楚人信屈巫之言為實不疑其有他故也故得宛轉歸晉及晉師伐齊齊頃公請救于楚值楚新喪未即發兵後聞齊師大敗國佐已及晉盟楚共王曰齊之從晉為楚失救之故非齊志也寡人豈為齊伐衛魯以雪讎恥誰能為寡人達此意于齊侯者申公屈巫應聲曰微臣願往共王曰卿此去經錄鄭國就便約鄭師以冬十月之望在衛境取齊即以此期告于齊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托言往新邑收賦先將家屬及財帛裝載十餘車陸續出城自己乘輕車在後星馳往鄭致楚王師期之命遂與夏姬在館舍成親二人之樂可知矣若使王元美敘此章有詩為證 佳人原是老妖精 到處偷情舊有名 探戰一雙今作配 這迴鏖戰定輸贏

夏姬枕畔謂屈巫曰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之事訴說一遍下官為了夫人費下許多心機今日得諧魚水生平願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諧老百年豈不穩便夏姬曰原來如此屈巫費了許多心機如此談談答之是仍有人甚愜意應耶一笑夫君既不回楚那便齊之命如何消繳屈巫曰我不往齊國去了方今與

楚抗衡莫如晉國我與汝適晉可也次早修下表章一道付與從人密復楚王遂與夏姬同奔晉國晉景公方以兵敗于楚為恥聞屈巫之來喜曰此天以此人賜我也即日拜為大夫賜邢地為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為氏名臣至今人稱為申公巫臣巫臣自此安居于晉楚共王接得巫臣來表而讀之略云

蒙鄭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肯遂不能辭恐求之不得却恐君王見罪暫寓晉國使齊之事望君王別遣良臣死罪

共王見長大怒召公子嬰齊公子側使觀之公子側對曰楚晉世仇今巫臣適晉是反叛也不可討公子嬰齊復曰黑

要烝母是亦有罪宜并討之共王從其言乃使公子嬰齊領兵抄沒巫臣之族使公子側領兵擒黑要而斬之兩族家財盡為二將分得享用假公濟私巫臣聞其家族被誅乃遺書于二將略云

爾以貪殘事君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等疲于道路以死

嬰齊等秘其書不使聞于楚王巫臣為晉畫策請通好于吳國因以車載之法教道吳人留其子孤庸仕於吳為行人使通晉吳之信往來不絕自此吳勢日強兵力日盛盡奪取楚東方之屬國壽夢遂僭爵為王楚邊境被其侵伐無甯歲矣

其郊因移師侵魯屯于楊橋之地仲孫蔑請賂之乃括國中良匠及織女針女善針各百人獻于楚軍請盟而退晉亦遣使邀魯侯同伐鄭國魯成公復從之周定王二十年鄭襄公堅費世子費嗣位是為悼公因與許國爭田界許君訴于楚

也一說之君却公曲直於地國若百姓然可憐可嘆楚共王為許君理直使人責鄭鄭悼公怒乃棄楚從晉是年卻克以箭傷失于調養左臂遂損乃告老旋卒欒書代為中軍元帥明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欒書救之時晉景公以齊鄭俱服頗有矜慢之心寵用屠岸賈游獵飲酒復如靈公之日此下事頗有識者不足信已具本卷總批中趙同趙括與其兄趙嬰齊不睦誣以淫亂之事逐之奔齊景公

不能禁止時梁山無故自崩壅塞河流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之屠岸賈行賂于太史使以刑罰不中為言景公曰寡人未常過用刑罰何為不中屠岸賈奏曰所謂刑罰不中者失人失出皆不中也趙盾弑靈公于桃園載在史冊此不赦之罪成公不加誅戮且以國政任之延及于今逆臣子孫布滿朝中何以懲戒後人乎且臣聞趙朔原趙朔食屏趙括食等自恃宗族梁盛將謀叛逆樓嬰趙朔討樓嬰欲行謀阻被逐出奔欒郤二家畏趙氏之勢隱忍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

主公聲靈公之竟正趙氏之罪耳。景公自戰郊時已惡同括專橫遂惡其言問于韓厥厥對曰桃園之事與趙盾何與況趙氏自成季趙盾行以來世有大勲于晉主公奈何聽細人之言而疑功臣之後乎景公意未釋然復問于欒書卻綰二人先受岸賈之囑含糊其詞不肯替趙氏分辯景公遂信岸賈之言以為實然乃書趙盾之罪於版付岸賈曰汝奸處勿驚國人韓厥知岸賈之謀夜往下宮報知趙朔使預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誅遂受惡名今岸賈奉自君命必欲見殺朔何敢逃但吾妻見有身孕已在臨月倘生女不必說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趙氏之祀此一點骨血望將軍委曲保全朔雖死猶生矣韓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趙盾字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斷賊之頭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賊臣蓄憤已久一時發難玉石俱焚厥有力亦無用處及今未幾何不將公主朔妻厥潛送入宮脫此大難後日公子長大庶有報仇之日也朔曰謹受教二人洒淚而別趙朔私與莊姬約生女當名曰文若生男當名曰武文人無用武可報仇獨與門客程嬰言之莊姬從後門上溫車程嬰護送送入宮中投其母成夫人景公去了夫妻分別之苦自不必說比及天明岸賈自率甲士圍了下宮將景公所書罪版懸於大門聲言奉命討逆遂將趙朔趙盾趙括趙旃各家老幼男女盡行誅戮旃子趙勝時在邯鄲今勝封邑在獨免後聞變出奔於宋當時殺得口橫堂戶血浸庭階隨點人數單單不見莊姬岸賈曰公主不打緊但聞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必生後患有人報說夜半有溫車入宮岸賈曰此必莊姬也即時來奏晉侯言逆臣一門俱已誅絕只有公主走入宮中伏乞主裁景公曰吾姑乃母夫人所愛不可問也岸賈又奏曰公主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異日長大必然報仇復有桃園之事主公不可不慮景公曰生男則除之岸賈乃日夜使人探伺莊姬生產消息數日後莊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夫人分付宮中假說生女屠岸賈不信欲使家中乳媪入宮驗之莊姬情慌與其母成夫人商議推說所生女已死此時景公就於淫樂國事全托於岸賈恣其所為岸賈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親率女僕遍索宮中莊姬乃將孤兒置於袴中對天祝告曰天若滅絕趙宗兒當啼若趙氏還有一脈之延兒則無聲及女僕牽出莊姬搜其宮一無所見袴中絕不聞啼號之聲岸賈當時雖然出宮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孤兒已寄出宮門去了岸賈遂懸賞於門有人首告孤兒真信與之千金知情不言與窩藏反賊一例全家處斬又分付宮門上出入盤詰却說趙盾有兩箇心腹門客一箇是公孫杵臼一箇是程嬰先前聞屠岸賈圍了下宮公孫

杵白約程嬰同赴其難。嬰曰：彼假托君命，佈詞討賊，我等與之俱死，何益於趙氏？杵白曰：明知無益，但思主有難，不敢逃死耳。嬰曰：姬氏有孕，若男也，吾與爾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猶未晚。及聞莊姬生女，杵白泣曰：天果絕趙氏乎？程嬰曰：未可信也。吾當察之。乃厚賂宮人，使通信於莊姬。莊姬知程嬰忠義，密書一武字，遞出。程嬰私書曰：公主果生男矣。及岸賈搜索宮中，不得。程嬰謂杵白曰：趙氏孤在宮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瞞過一時耳。後日事洩，屠賊又將搜索，必須用計。偷出宮門，藏于遠地方，保無虞。杵白沉吟了半日，問嬰曰：玄孤與死難二者孰難？嬰曰：死易耳，立孤難也。杵白曰：子任其難，我任其易。何如？嬰曰：計將安出？杵白曰：誠得他人嬰兒稱趙孤，吾抱往首陽山中，汝當出首，說孤兒藏處。屠賊得偽孤，則真孤可免矣。程嬰曰：嬰兒易得也，必須竊得真孤出宮，方可保全。杵白曰：諸將中惟韓厥受趙氏恩最深，可以竊孤之事。托之程嬰曰：吾新生一兒，與孤兒誕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必當并誅。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白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為？嬰乃收淚而去。夜半，抱其子付與杵白之手，即往見韓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後言及杵白之謀。韓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醫。汝若哄得屠賊親往首陽山，吾自有出孤之計。程嬰乃揚言于眾曰：屠司寇欲得趙孤子，曷為素之宮中？屠氏門客聞之，問曰：汝知趙氏孤所在乎？嬰曰：果與我千金，當告汝門客，引見岸賈。岸賈叩其姓氏，對曰：程氏名嬰，與公孫杵臼同事。趙氏公主生下孤兒，即遣婦人抱出宮門，托吾兩人藏匿。嬰恐日後事露，有人出首，彼獲千金之賞，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賈曰：孤在何處？嬰曰：請屏左右，乃敢言。岸賈即命左右退避。嬰告曰：在首陽山深處，急往可得。不久，當奔秦國矣。須大夫自往。他人多與趙氏有舊，勿輕托也。岸賈曰：汝但隨吾往。實則重賞虛則死罪。嬰曰：吾亦自山中來，此腹餒甚，幸賜一飯。岸賈與之酒食，嬰食畢，又催岸賈速行。岸賈自率家甲三千，使程嬰前導，徑往首陽山，紆迴數里，路極幽僻。見臨溪有草莊數間，柴門雙掩。嬰指曰：此即杵臼孤兒處也。嬰先叩門。杵臼出迎，見甲士甚眾，為倉皇走匿之狀。嬰喝曰：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兒在此，親自來取，速速獻出可也。言未畢，甲士縛杵臼來見岸賈。岸賈問孤兒何在？杵臼頓首曰：無有。岸賈命搜其家，見壁室有鎖甚固。甲士去鎖，入其室，室中頗暗，彷彿竹床之上。聞有小兒驚啼之聲，抱之以出。錦綉繡襦，儼如貴家兒。杵臼一見，即欲奪之，被縛不得前。乃大罵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我約汝同死，汝說公主有孕，若死誰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將孤兒付我二人，匿于此山，汝與我同謀做事，却又貪

了千金之賞。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報趙孟宣之恩乎。小人萬小人。罵一個不住。程嬰羞慚滿面。謂岸賈曰。何不殺之。岸賈喝令將公孫杵臼斬首。自取孤兒擲之于地。一聲啼哭。化爲肉餅。哀哉。髯翁有詩云。

一線宮中趙氏危。甯將血嗣代孤兒。屠奸縱有彌天網。誰料公孫已售欺。

屠岸賈起身往首陽山。擒捉孤兒。城中那一處不傳遍。也有替屠家歡喜的。也有替趙家嘆息的。那宮門盤詰就怠慢了。韓厥却放心腹門客假作草澤醫人。入宮看病。將程嬰所傳武字。粘于藥囊之上。莊姬看見。已會其意。診脈已畢。講幾句胎前產後的套語。莊姬見左右宮人。俱是心腹。即以孤兒裹置藥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來。莊姬手撫藥囊。祝曰。趙武。趙武我。一門百口。冤仇在你一點血泡身上。出宮之時。切莫啼哭。分付已畢。孤兒啼聲頓止。走出宮門。亦無人盤問。韓厥得了孤兒。如獲珍寶。藏于深室。使乳婦育之。雖家人亦無知其事者。屠岸賈回府。將千金賞賜程嬰。程嬰辭不願賞。岸賈曰。汝原爲邀賞出首。如何又辭。程嬰曰。小人爲趙氏門客已久。今殺孤兒。以自脫。已屬非義。况敢利多金乎。倘念小人微勞。願以此金收塋趙氏一門之屍。亦表小人門下之情于萬一也。岸賈大喜曰。子真信義之士也。趙氏遺屍。聽汝收取。不即以此金爲汝營塋之資。程嬰乃拜而受之。盡收各家骸骨。棺木盛殮。分別葬于趙盾墓側。盾墓在今平陽府太平縣。復往謝岸賈。岸賈欲留用之。嬰流涕言曰。小人一時貪生。怕死作此不義之事。無面目復見晉人。從此將糊口遠方矣。程嬰辭了岸賈。往見韓厥。厥將乳婦及孤兒。交付程嬰。嬰撫爲己子。攜之入潛孟山。山在今太原府孟縣。藏匿。後人因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後三年。晉景公遊于新田。見其上沃水甘。因遷其國。謂之新絳。以故都爲故絳。百官朝賀。景公設宴于內宮。欵待羣臣。日色過脯。申時。左右將治燭。忽然怪風一陣。捲入堂中。寒氣逼人。在座者無不驚顫。須臾風過。景公獨見一蓬頭大鬼。身長丈餘。被髮及地。自戶外而入。攘臂大罵曰。天乎。我子孫何罪。而汝殺之。我已訴聞於上帝。來取汝命。言畢。將銅鎚來打景公。景公大叫羣臣救我。拔佩劍欲斬其鬼。誤劈自己之指。羣臣不知爲何。慌忙搶劍。景公口吐鮮血。悶倒在地。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慨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至以大義責秦。桓言詞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請。則又其